

疫情中宅在家里，关注我的人还真不少。曾在我家做保姆的小孙，也来电问侯。三十年前，小孙来我家帮忙，那时候她还不满二十岁，我妻子把着她手教她做菜，后来她最拿手的菜是红烧鱼。她对我妻子最感恩，说她永不会忘，有次她烧好了一条鲫鱼，已经装进了长圆的青花瓷盘，打算从厨房往餐厅端

送，忽然不慎将盘子掉到地上，发出极大的响声，我不得不一边喊着“啊呀怎么啦”，一边从电脑桌那里起身要出屋个究竟，这时我妻子在厨房门口，对我来了一声“你请留步”，她那时病体已经衰弱，一般说话总是细声细气，那一声针对我的“你请留步”却朗声亮气，我当然也就转身回到电脑桌那里去了。这本是一桩小事，那天晚餐主菜改成西葫芦炒鸡蛋，我吃得也很香。

后来我妻仙去，小孙继续为我烹饪饭食，有次她想起摔掉鱼盘的事情，跟我说：“叔叔你可不知道，那天厨房里碎瓷瓦子、油汁蒜瓣溅了一地，我真怕你过来看见啊！”说着眼圈红了，念我亡妻的好处说：“阿姨没为我掉盘子说我一句，就是跟我一起收拾残局。”

小孙后来回乡完婚，老公是乡里的小干部，过一年生下一个儿子，求我取名字，我想来想去，建议叫聪裕，她老公先叫好，说是呀，用聪明谋富裕，正合咱们农村人的念想，两口子欣然采纳，我也算有了个叫聪裕的外孙子。



夏天的时候胃口小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想要吊起来大概就得靠《雅舍谈吃》或是《民国吃家》之类的册子了。老先生们写吃必然不能只有吃食，就连隔壁头香港的蔡澜先生写的食评，必得夹杂些典故，讲几段公案以飨读者，才算得上是负责任又懂美食的文人。

从古至今保留下来，最经典的社交自然就是饭局。就着茶酒，吃饭事小，聊天事大。饭吃得不好端着各位嘉宾一肚子从书上倒腾来的八卦有没有发挥的空间。据说我师公做寿的饭局上就有人拿八卦段子哄得了师公的一方印章，惊得我虎躯一震，书中

时尚

不顺溜，小孙按我的建议，给聪裕讲道理，似乎还有点效果。后来小孙老公懒得打懒得管了，要不是小孙坚持，那聪裕真的就辍学，送回老家爷爷奶奶那里了。

忽然一天晚上，小孙一个人来找我，眼泪汪汪，说起当天的事，聪裕在课堂上，把试卷揉成纸团，扔到老师身上。这次找家长谈话的，不是班主任老师，是校长了。看来聪裕被开除是难免的了。小孙说她从学校回到他们租住的胡同杂院的小屋子里，见聪裕躺在床上发呆，千愁万恨涌上心头，过去就想打几下。可是，聪裕见她来了，站起来，伸出两手，一下子攥住妈妈的双腕，攥得紧紧，这下她可打不成了！

后来小孙平静下来，细细形容聪裕攥腕的那一刻的感受。她说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聪裕长大了，比她高两指了，那攥住她的一双手，是男子汉的手了，好有力气，而且，说着小孙滴眼泪了，告诉我，在那一瞬间，她以前从未注意到的，聪裕上嘴唇那里，有小绒毛了。我听了，也很感动。岁月·生命·前途，人世间多少看似平淡琐屑的瞬间，容纳进多少牵心挂肺的情愫！

我虽然说了好多劝慰小孙的话，也提了好多建议，但是我的确并没有什么改变聪裕的良策。但是，疫情稍缓后，小孙来电话，告诉我聪裕已经初中毕业，回老家继续上学去了，上的是三加二的一种职业培训学校。聪裕是怎么转变的，竟终于把初中念完，走上了比较顺溜的人生之路？我问，小孙学我的口气：一言难尽！



果然是有黄金屋的。

倦怠的时候香味是可以提神的。所以上海的女孩子喜欢在身上戴一朵白兰花。这时候若是想静下心来看书则必然是要选那些压得住自己躁动灵魂的人物。作为女性最能压得住我的自然是杨绛先生这样的作者，那是灵魂中自带香气的名字，会让你无惧烈日。当然，偶尔也会想要皮一下，那就得找些男先生来瞧瞧。比如钱锺书先生，学问既做得好，文章也那么漂亮，插科打诨里掉出来的书袋让人一边检一边乐不可支。艾青则一边用五四的战斗精神和清新的诗风写《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边作为

那个老头在角落

浙江人描绘北方姑娘抹粉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董桥先生好考据写老文老人老掌故，他的《英华沉浮录》有一股清远的倔强，跟夏天很搭。偶然，我趴在桌上不动都不想动的时候脑子里会蹦出毛尖的那句：像醉蟹一样深沉。

这个夏天热得悠长，于是囤书我便舍了小册子专攻大部头。这几年西方的学者写大部头的书往往不拘文笔，以观点为王。这样的书读起来逻辑通顺，颇适合夏天被烤得晕乎乎的脑子，有些就着凉茶看理工生写证明题的可盐可甜。另一种绝对不会出错的选择就是一版再版的

夜光杯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前夕，我在上海市延安中学的高三政治课堂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康以及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的概念。英语课堂上随即出现了这些单词和相关简单句，那年天安门前的首都国庆盛况已经由电视新闻传播开来。有一天英语老师发问：“小平您好”如何翻译成英语？全班就我敢回答“Hello, Xiao Ping”！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这是我英语课堂上最高光的时刻了。高三的第一学期，一大批崭新的概念迎面扑来——如汇率、特区、外汇兑换券、经济体制改革等。英语老师说他也不熟悉，手头词典还来不及添加这些新元素。他动员我和同学们各尽所能，且有收获了就和他一起分享。父亲给我介绍了一位靠山——中国科学院杨雄里院士：就没有杨院士不能翻译的单词，因此我还混上了英语课代表。

第二年夏季，我被复旦大学录取后自然去向杨院士汇报。他很和蔼地提醒我：翻译不能纸上谈兵，要多和老外们交流。那年上海老外最多的地方就是豫园了，我和考上外语和国际法专业的几个同学去实战，给餐厅服务员当翻译。这是国营饭店，其价格是固定的，外汇兑换券的英译派上了大用场。但是，那些豫园名点如小笼包、蝴蝶酥以

但她又告诉我，也许，转变，是从那次聪裕攥住她双腕开始的，聪裕后来告诉我，直到那天，他才看清妈妈的双手，那口气得哆哆嗦想打他的双手，青筋暴起，那暴起的青筋，一下子照亮了他的心，从那一刻，他铭心刻骨地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发誓要给父母，首先是妈妈，一种新的表现。

想起小孙一家，我觉得，仿佛那天聪裕攥住他妈妈双腕的一幕，活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一攥，那一互望，竟是人生转折的宝贵一瞬！



七夕会

生围着你，教你读书写字，教你吃饭喝茶，会让人陡然生出一种“六经注我”的豪情。

夏天到秋天还有一种最好的运动——整理书柜。就像是一溜的先生们都排排坐好，平日里他们没少追着我唠叨，而现在就等着我给他们揉背捶腿的样子。儿子跟着我搭把手。由于上个月他啃掉了《关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因而颇有些小人得志的轻飘飘，居然指着书柜正中的《管锥编》问我，“这套书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读？”我一边掸《中国文化要义》和《蒋百里文集》上若有似无的灰，一边气定神闲地回他：“不要你管，我就喜欢那个老头在那个角落。”

向心力中国（剪纸）李守白作

新民晚报

及锅贴等如何翻译？可是让我们露了高分低能的“馅”！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在复旦本科求学时，全班去西安参加博物馆方向的实践考察。在当地热门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我们遇到蜂拥而至的老外。空谈还行，诸如秦始皇

翻译中的小康印痕

王冷一

皇是不是暴君，此地为什么被赞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等，但遇到吃饭的交流就傻眼了。老外也确实需要帮助，因为有钱不一定吃得上饭，还需要支付当时的全国粮票。很费劲地用英语解释清楚后，我们只能带老外去附近个体户的餐馆（贵一点但不需要粮票）打发。但马上，什么是羊肉泡馍，什么是肉夹馍，饅、羌饼等少数民族食品如何英译，立即让我们晕头转向。

回复旦后，我们那个一句汉语都不会的外教老太还是问我：布票、蛋票和肥皂票如何使用？她不抽烟，还得帮她把烟票去换成其他等价物！那时，我就想小康社会快来吧：要是消灭了短缺经济而不必使用票证，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吧！

但后来发现：麻烦少了，笑话却是明显地增多了。一九九九年五月，我住在韩国首都某五星级酒店一周。第一顿早餐，光牛奶，服务

有心者或凑热闹者鱼贯而入。最后，门前挂出“已卖出”的牌子。他们是新主人。

对面的三个人，抬着电视机步步挪上楼梯的一瞬间，我泪如泉涌，不能自己。咖啡喝不下去，把杯子放在窗台，赶紧去拿纸巾，怕家里人看到，给吓坏了。如果他们问：怎么啦？我答不出。感动如此强烈，仿佛某一根秘密的琴弦蓦地被弹，裂帛般铮然一响，积蓄已久的情愫释放如大潮撞击。哭了好几分钟，再看，他们已在屋内，玻璃窗现出身影，大人在布置家具，男孩子在蹦蹦跳跳。付出了辛勤，收获如期而至，没有意外，老百姓所要的就这么多。

我自问，为什么为素昧平生的人哭？似乎找到理由：为一个移民家庭的成功。走过艰难，走过语言不通，走过乡愁，卑微人生抵达幸福的第一站——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房子。一起走进新家，和当年手牵着手走出婚礼的教堂，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出租屋，具有一样的意义。

只看一眼就打开泪水的闸门，有点荒诞。于我却不止一次，三年前，在旧金山一个团体的年会上，文友把乡亲陈先生介绍给我。在会议的间隙，互通姓名，略事寒暄。对他的第一印象极佳，年约六十，儒雅，谦和，举手投足蕴含沧桑，是“有故事”的角色。会后挥手告别，约好“有空茶楼里见”。这是盛行不衰的套话，谁也没想到兑现。

三天后，我在唐人街里逛，陈先生和一女孩子并肩疾行，被我撞见。自

员就耐心地说了十五种复合单词，我只听明白“baby-milk”（婴儿牛奶），于是干脆喝了七天的“baby-milk”！

后来发现，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外事宴请中的菜单才是翻译中的挑战！已经是新世纪之后，第一个笑话就是“松鼠鳜鱼”译成英语后居然相当于直译“蚂蚁上树”。除了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大学和智库的贵宾也常来上海进行交流。外事交流，要求不能冷场，即先用英语简单对付过去再说，不必强调（其实也无法做到）翻译中的信达雅。于是，上海名菜响油鳝丝中的“鳝”就变成了“像蛇一样的鱼”；还有黄泥螺，干脆就叫做“某种鱼的眼睛”。

在对外交流中，总能遇到声称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贵宾。如果翻译不畅，立即会产生文化休克现象。如童子鸡直接英译，对方拒绝下筷。又如淮扬名菜狮子头（也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宴会的压轴菜）因没有很好的译名，常常有德国人和俄罗斯人这样询问：中国人什么都不敢吃——难道连“狮子的脑袋”都直接摆上宴会？

一晃二十年过去，今年末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预计，外事交流必将从庙堂走向民间。开发出像样的上海经典菜单翻译软件，就是我的希冀。



然客气地握手，他说这是女儿，现在赶去买野营用的帐篷。互道再见，我对着他儿女的背影，眼睛一热，视线顿时模糊。无缘无故地动情，于男人并非光彩。我一年后和陈先生变为无所不谈的好友以后，也不敢向他透露。

有一天，他和我在茶楼，细述七年前，同甘共苦二十多年的爱妻罹患癌症，他和女儿一边在病榻旁守候，一边互相安慰。爱妻撒手尘寰后，父女相依。我的神经蓦地一悚。那一次为他们而哭，是不是出于直觉，被他们深藏不露的坚韧感动了？

其实，流泪的缘由未必说得清，有的感动如初恋，可予解释即意味着真情没动，只是“计算”。没失去起码的敏感，心里这个角落那个层面，立着带孔窍的“太湖石”，甚至，有一台未被尘土埋住、弦线尚未锈蚀的竖琴。平日，这些无用之物，漠视我庸庸碌碌的作为，直到我一个不小心，撞上隐藏至情至性的场景，才突然苏醒，作出激烈的反应。情感“冷不防”的驱使下，眼泪匆忙呼应，让前者“泄洪”。

越是老年，越是巴望以这种眼泪洗涤灵魂。它好就好在：来历不明，白捡的感动。

